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七八・集部・別集類

憨山老人夢遊集四十卷（存三十九卷）（卷十八至卷三十二、卷三十四至卷四十）

〔明〕釋德清撰

鹿裘石室集六十五卷（卷一至卷十七）

〔明〕梅鼎祚撰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八

侍者福善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題跋

題壇經首示智境禪人

從上佛祖爲生死大事出現世間靡不大捨身命歷盡艱難自萬死一生中來觀吾本師和尚釋迦老子曠大劫來爲此法故捨頭目髓腦不啻恒沙卽此翻出頭猶向雪山凍餓六年以至馬麥金鎗何所不受剛剛博得四十九年粥飯氣息而已猶未見有奇特處且又末後惹得一場笑具至今流布寰區乃教碧

夢遊集卷十八

一

眼特特西來把作實事賺他神光誤墮一臂及至老盧俗漢子被他一語調弄刺向黑漆桶中悶絕至死者又不止萬萬也自黃梅夜半放下腰間石頭拾得一些子破落索當作奇貨豈料被他累至於死者又萬萬矣且幸自獵叢跳出滿目羞慚每每向人申說平生負墮處卽以太虛爲口猶吐露一點不出直令話柄流落江湖傳者又爲實事悲哉余亦爲此法故上千宸怒實出九死幸余絕處再甦蒙恩貶雷陽以萬曆乙未冬日出帝都冒雪南行至白下携弟子智境如廣作形影及至雷陽瘴癘大作飲者萬萬

無完人余與從者俱冒毒癘病而廣竟不起境則再死而復生苟非仗諸佛神力加持及自願持之蓋萬萬無遺類矣境病稍瘥余卽遣歸廬山省乃師且以借萬頃湖光千尺瀑布以洗未盡習氣也臨行無以爲屬案頭驀拈此卷遂以付之將見古人大死後如此消息但非真死者莫可得境當持之於孤峰頂上萬丈巖前試在措手處定當看苟能真箇大捨身命如古人則不但不負老人今日之事抑且不負自己萬劫千生種來最勝金剛種子也爾其勉旃無忘所囑時萬曆丙申長至月十九夜燈前記于五羊東郭

夢遊集卷十八

二

之壘壁間

觀楞伽記略科題辭

科以分經從古製也昔道安法師以三分科經時人譏其離析經義及親光論至果以三分斷其全經時乃歎其雅合蓋經經各有綱宗科乃提綱挈要使觀者得其要領庶離言得意而悟入之今捨筌蹄殆非支分節解逞臆斷也後之義學昧於離言之旨各恃已見駢枝其說以取謗法之愆使學者莫之適從正所謂以多岐亡羊耳楞伽以離言說第一義爲宗文博義幽舊解但科其文而未盡挈其義於通途一貫

之旨未暢使觀者徇文而失義以致修心三觀不得其門而入雖古今講演流通盡大地而依之造修者鮮知其要有負如來開示正修行路也今予妄爲通議直欲發心條貫使學者一覽便見指歸其略科但先撮要義以示文外之旨使知問答來源融會一貫了然心目冀可忘言得義不以文句爲障礙耳然即此已爲剩法後之學者切不得以此爲欠而更增益其說自取謗法之罪不淺矣萬曆戊戌孟夏佛成道日沙門德清題於五羊之青門壁壘間

題金剛經注解後

夢遊卷十八

三

佛性之在纏如珠之在懷水之在地然雖固有不指不知不鑒不得也是則善友知識乃指珠之人無量法門特穿鑿之方耳豈實法哉如來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知見者乃眾生之佛性卽般若之真智也且此真智吾人本自具足曾無增減正猶衣底之珠本無明昧地中之水源有淺深此其法無頓漸悟有易難由根有利鈍障有厚薄耳上根利智障薄德厚者一觸便了此悟之易故稱爲頓如六祖大師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頓悟本有便悟無生是多劫般若緣熟當機一觸卽了然

自信如披襟見珠原自本有不假外求此豈易見哉嗟乎人者無明之地堅固法性之水益深疏鑿之功未著求其乘順流而歸智海蓋亦難矣是以聖人不得已而施設因五性而立三乘循利鈍而開頓漸此八部般若之談猶爲創入大乘初步而此經者特八部之一所稱金剛取其能斷耳蓋直指當人佛性堅固不壞頓斷無明離一切相如如不動正若衣珠從來不昧第指示須人悟之在已是則經乃指知之方注特穿鑿之法耳若夫吸滴水而獲清涼除熱惱而解渴愛爽然意消神釋處是飲者自知殆非可以向

夢遊卷十八

四

人吐露也蘇君叔達夙具般若種性生平酷嗜此經與焦太史諸大知識遊自信彌篤得此注本如獲至寶卽壽諸梓以廣法施余見歡喜合掌而讚曰婆竭龍王能以滴水霑滿閻浮潤焦枯而成百物斯特業力變化乃爾況般若神智所熏發乎因是而知蘇君法施之功大矣

書金剛經頌後

右金剛頌十七首蓋余已酉季秋在曹溪寶林爲諸來弟子講金剛般若而作也嘗念六祖大師聞此經一語卽見自心如觀掌果直到不疑之地故從黃梅

已來單以此經爲心印予向隨波流未達彼岸以不知話頭落處槩以文字目之故返爲作障礙耳頃於空生嘆希有處猛然覷透始信古人不欺之地皆從現前日用疑根發耳靈山會上諸大弟子親近如來晝夜無間者三十年竟如盲若聵故於世尊日用揚眉瞬目行住坐臥中未覩一毛至於種種開示皆墮疑網若非空生今日看破則終當面錯過矣何況末法中志求道者親近師友豈易信哉六祖一人黃梅之室徹信不疑臨濟初入黃檗之室三度喫棒正似靈山三十年前弟子也及從大愚處命根斷後再見

夢遊卷一八

五

黃檗便能道只爲老婆心切一語此正若空生冷地看破世尊便歎希有時也嗟乎自古師資授受之際誠不易易所謂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似水投水如空合空觀空生對世尊時莫道不疑只是就世尊舉揚處如良馬見鞭影而行比未開眼時天淵矣此頌在空生分上大似画蛇添足且喜見空生肝膈如空生見世尊處不異如爲幻人歌者擊節耳善侍者執持老人二十餘年其爲日用舉揚此事不減靈山而從患難艱虞又與空生遠矣若此心不似空生見處何能消受種種苦惱耶時以魔業繫芙蓉江上一葉舟

中寒夜書此付之大似寒空鴈影耳

物不遷論跋

予少讀肇論於不遷之旨茫無歸宿每以旋嵐等四句致疑後有省處則信知肇公深悟實相者及閱華嚴大疏至問明品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清涼大師引肇公不遷偈證之蓋推其所見妙契佛義也予嘗與友人言之其友殊不許可反以肇公爲一見外道廣引教義以駁之卽法門老宿如雲棲達大師諸老皆力爭之竟未迴其說予閱正法眼藏佛鑑和尚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兩手作流水

夢遊卷十八

六

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不動去法眼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地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就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然趙州法眼皆禪門老宿將傳佛心印之大老佛鑑推之示衆發揚不遷之旨如白日麗天殊非守教義文字之師可望崖者是可以肇公爲外道見乎書此以

示學者則於物不遷義當自信於言外矣

重刻佛頂首楞嚴經跋

首楞嚴經者乃無上頂法文該三藏教攝五時徹述悟之根源究聖凡之要路真修妙門無尚於此故叅禪之士不入此法則正眼不明探教之徒不通此經則重關莫闢自入中土解者固多而通途大旨總未究竟近有邪解之徒甚至曲引玄言以附外論壞正見世莫能辯為害非細荷擔慧命者為之寒心頃楚萍園上人久居豫章攝受有緣深悲邪見之熾難拔乃集緇白法侶捐刻本文梵冊將以豎正法幢冀諸

馬遊卷一八

七

有志法門賢哲之士深究佛意不墮闡提則法海津梁此為帆楫其護法之功豈小補哉敬題此以為先唱

刻起信直解題辭

此論乃禪宗關鑰為大教之宏綱也親教者非此無以知宗要叅禪者非此無以開正眼實性相二宗之指南也文簡義深法界一心理事因果修證頓漸包括無遺故法門學者捨此而求悟入是却步而求前也賢首舊疏精詳委悉而長水記亦浩瀚無涯淺識者茫無歸宿予先取本疏略去繁科纂成疏略業已

刻行時為初機指點猶以為艱故復用疏義隨文直解貴在一貫不假旁引枝蔓而一心真妄迷悟之義了然畢見如眠白黑其實祖述前意不敢妄越但取隨文易會不煩鈎索而直達本源以為新學之一助云

刻百法論八識規矩跋

百法八識乃相宗指南為人大乘之門也以佛說惟心唯識道理遍該一大藏經而彌勒約為六百六十而天親約為百法識論百卷三藏法師約為頌四十八句可謂至簡至要乃法界之綱維也以一切眾生

馬遊卷一八

八

迷一心而為識無明障蔽現前日用而不知自心之善惡樞機若親教者展卷則見文字遮障而不知所說皆自心本有之佛性叅禪者抱持妄想盲修瞎練而竟不達生滅根源是皆不知此論之過也然論約剛五百言而頌止四十八句統收一大時教世出世法無不該盡若教若禪無不揭示正修行路學者有志不費期月之功而通徹無遺嗟無志者不能潛心於此而甘為愚蒙可不悲哉此論古今解者多引識論本文初心難入且不便於俗諦故予取其義而變其文以便初機使其易入文似闕而義實具是亦隨

順說法非敢妄損古德成言以取謗法之愆也

書四十二章經題辭

此經乃吾佛世尊初成正覺所轉根本法輪也其旨以一心爲宗故曰識心達本號爲沙門以斷慾出塵爲用故曰離慾寂靜最爲第一又曰愛慾斷者如四支斷以酪爲教相以醍醐出於乳酪而無上佛果皆本於真妄一心也良由心爲法界之本欲爲衆苦之源今將離苦得樂故以斷慾爲先世出世間修行之要無外乎此故爲根本法輪也孔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且順親爲孝敬長爲弟吾佛亦曰孝名

夢遊卷十八

九

爲戒孝順三寶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豈非以隨順覺性而爲復性之本耶嗟乎一切衆生皆以姪慾而正性命顛暝于此其來久矣然性與欲若微塵泥團耳苟非雄猛丈夫以金剛心而割斷之可以出大苦得至樂乎孔子曰人有欲焉得剛不剛則于此法門猶望洋也是以吾佛出世最初說此離欲法門是猶痛處割錐耳故經中以此再三叮嚀致意焉凡學佛道有志于究明此心者捨此而言行是猶却步而求前也

題十六妙觀後

十六妙觀始因韋提希夫人爲逆子阿闍世王所苦求佛哀救故佛親詣幽宮放眉間一光遍照十方佛土令夫人自擇隨願往生夫人獨愛西方極樂世界是以世尊特爲說此十六妙觀以爲往生之資但得一觀成就必得如願是故淨土一門最爲超脫生死之徑路古今造修而取證驗者不可勝數或者槩以爲中下根設非也佛以一光頓照十方佛土了然目前豈中下根人之境界且一生頓脫無量劫之生死豈中下根人所能哉嗟乎末法人多妄誕但縱口耳以資談柄雖上上根人何益耶語曰藥不必扁鵲之

夢遊卷十八

十

方愈病者良況法王親垂證驗之法門韋提已效之妙行修行捨此而別求玄妙非愚卽狂實是自作障礙耳悲夫吾徒沙門釋子身既離塵而心源混濁日夜馳想於五欲場中曾無一念回光返照於自心且又妄談般若輕欺法門甘心泥犁而不省者豈不悲耶門人某請益老人特書此頌以爲淨業之資將期實行實證庶不負此生出家之行腳事耳若捨此法門別求向上則佛豈誤人而永明大師又豈欺人耶

題諸祖道影後

諸祖乃傳佛心印之宗師也意昔世尊說法靈山常

隨弟子千二百五十人及佛末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遂傳心印爲教外別傳之旨是爲禪宗二十八代至達磨大師遠來東土六傳而至曹溪下有南嶽青原以分五宗由梁唐至宋元得一千八百餘人皆世挺生豪傑之士塵垢軒冕薄將相而不爲故歸心法門一言之下了悟自心使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遂稱曰祖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嗟此末世去佛時遙旣不預靈山嘉會而此土諸祖出世又不能親近入室故沉迷至今而不返者亦可悲矣久聞大內藏有歷代諸祖道影新安高士丁雲鵬者丹青之妙不減

夢遊卷十八

十二

僧繇道子偶得內稿本八十八尊達觀禪師命画四堂其一置西蜀峨眉其一置金陵祖堂其一置匡山五乳一置南嶽曾儀部金簡居士請歸湖東觀察備兵吳公生白一日過訪隨喜見而歎曰此真光明幢也會荆門画士史宋善肖像遂命臨一冊竊觀公丰彩高遠有翩翩出塵之度故望影而歸命蓋亦曾親近入室中來昔裴休見壁間高僧真儀問黃檗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檗呼曰裴休休應諾不覺謬然遂大悟予想公夙種般若深根悟心不在裴丞相後故爲集諸祖略傳各爲贊以致公將爲家傳心印也

題所書佛心才禪師坐禪儀後

余每向學人說修行法唯教以放下妄念撇脫情根不隨生滅心轉如此二六時中一切遇境逢緣逆順關頭愛惡貪瞋習氣發時當下一念回光返照決不爲他遮障遷流一口咬定如咬鐵釘相似如此是謂具金剛心名爲狼心漢卽此可名叅禪人手段如力士打拳渾身上下左右都照管到一些漆漏不放空如此乃可謂善用其心是爲勇猛伶俐衲僧此老人尋常以此一段說話示人恰似十字街頭賣平頂冠一般數十年來空受了許多起早睡晚不曾博得一

夢遊卷一八

十三

文錢買冷飯喫今日看來不如才老佛心禪師說坐禪儀大似狀元郎教童蒙上大人丘乙巳相似如此工夫東道不少果能學得不怕不到狀元地位回看老憨依舊還是一老骨董也具出世志正好放下心腸依此老榜樣死做一番豈不以今日此一片紙作破魔軍出生死一道符驗耶快叅快叅

題寶貴禪人請書七佛偈後

此七佛偈乃佛佛傳受心法也一大藏經千七百則公案乃至一切衆生日用現前境界以及蠢動含靈凡有識者皆向此中流出自有佛法以來聞見不少

而知之者希但益多聞增長知見未有一人能向此中著脚者洪覺範禪師被放海外無佛法地寓於廢寺破壁間見一毘舍浮佛偈範持之久自云平生學道獨於今日得大歡喜方到休歇安樂之地由是觀之佛法信乎無多子學者政不在廣見博識增益多聞障耳昔山谷老人善譬大書凡有以佳紙精素求書者必書此偈以遺之足知古人於此中得真意者別自有解脫門非言語可到也余於辛丑夏日病起跌坐藤床寶貴以此紙求書七佛偈余是夜夢侍一偉人作書予初握管自書有矜持狀其人笑謂之

夢遊卷十八

三

曰書法政不爾字始於蟲文鳥跡原非有意求好也余在夢中觀其用筆之妙運動之勢非凡情可想象者覺來猶恍憶遂乘興書此乃學夢中人也

又

余始學佛法謂諸法如夢幻觀乃入道第一妙訣枯坐山林三十年來未曾離此一念今觀此卷恍如夢事以此印心則諸法皆然即此而推水月鏡像空華陽燄種種境界頭頭皆解脫門也嗟嗟塵俗中人欲以有思惟心不清淨見求入諸法妙門難矣自無受用地安能令人歡喜乎後之觀此卷者能作如是觀

不獨入書法亦可入佛法矣寶貴裝潢卷成見有地復作書尾

又

余每謂此七偈乃佛祖相傳心印也極喜書施諸方不下數百幅矣往往自為題跋以示為禪門關要但未知翻譯來源今於護法錄中見宋公此跋足為禪門千古公據故併書之以曉近日叅禪者懷增上慢不親教旨之輩為秦鏡云

丁右武大叅浮海四詩跋

聞之古人有言曰兕虎不能撓其神獵士之勇也蛟

夢遊卷十八

四

龍不能動其色漁父之勇也死生無變於已達人之勇也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海內識者皆以右武剛腸直烈雄才大略稱知已余觀右武當百折之餘投之海涯曠然不惡於色及赴廣海戍度岷門風濤大作桅折蓬飛顛覆萬變傍人束手公方倚舷誦詩諸豎子群起而譟曰舟覆矣公曰且住且住待我詩成頃四詩剛成而舟膠于沙遂得無覆公乃大笑曰豎子幾悞乃公詩噫此豈剛腸直烈雄才大略所可及哉是有大於此者率然臨之而本體自現在公寢處蓋亦不自知其安也故曰造適不及笑獻

笑不及排此之謂歟予因爲公刻此詩於海珠而書其後如此

爲右武書七佛偈題後

七佛偈乃從上佛祖授受心印也古人悟此者如大火聚一切死生禍患情塵燎然不可撓觸是稱雄猛丈夫秉般若鋒執金剛談者也右武居士賦性如此豈非多生習此法門乎余同難行間相與旦夕遊戲以法爲娛偶索書遂以此狀其本色

得包公硯書心經跋

往聞包公守端州一硯不留之說視爲漫談及予來

夢遊卷十八

十五

粵詢之父老云昔包公治端革貴硯之弊偶得一美者携之歸過羚羊峽口風波大作公云吾生平無愧心之事無虐民之政何以有此因視其硯云豈山靈恪此物耶遂投之水中風波乃止自後時時光怪發於水上爲漁人網得之自爾光怪不復見羅生持此硯至今撫摩良久喜而歎曰神物隱顯固自有時得欣賞者亦非偶爾語曰至誠可以貫金石視此頑石包公心光能煥發于此況般若所熏乎其歷千劫而不朽者宜矣因試墨遂書心經一卷以付羅生

題東坡觀音贊

曹溪云佛性無常紫柏跋東坡觀音贊亦云苦樂無常然苦樂乃佛性之變也聖凡又苦樂之聚也以佛性有受則苦樂以之不受則聖凡泯矣斯則佛性隨苦樂現故衆生之苦樂以不受者受之則知苦樂者苦樂所不到也衆生有苦以不受者而呼則同不受者而應如空谷答響人若以不受者而遇苦則如湯消水應念化成無上知覺何假他力哉是則受以不受爲母生以不生爲君重生知所重則超苦樂而生爲贅矣

題鬼子母卷

夢遊卷十八

十六

我觀鬼母愚癡無比祇知貪他不顧自己已之所愛不捨一絲如何於他絕無慈悲一切母子本同一體若能等觀癡心早止若非如來拔其癡根直至窮劫尚墮沉淪縱有神力總出瞋癡用不得處方乃自知愛力極處癡心頓歇鑊湯爐炭當下消滅

書元旦大雪歌跋

予昔同黃龍潭徹空師居五臺叶斗峰前之龍門時冬大雪風捲埋屋積丈餘擁衲對坐只覺夜長及起開門則雪堵矣急撥火取燈相視而嘻將謂活埋適北臺主人探而知之乃領行者數十操作具裹乾糧

而來救除隧道而入入門相見其樂融融如在黃泉之下也自予放嶺外二十年中每一思之頓破炎蒸毒熱者仗此一念冰心也頃予逸老匡山初得慈宗珏公指五乳以棲之公乃徹師之的骨孫公視予如若翁子每見公即如對徹師於雪窖時也天啟改元歲旦大雪三尺萬山連凍不減窖中予自別五臺三十餘年未見此境故感而爲之歌即以書似珏公蓋不忘徹師相與死生之際也今珏世黃龍之家聲能體現前事事皆從乃翁忍凍餓中來則何熱惱之不清涼何道業之不成辦哉諺語有之創業非難守

夢遊卷十八

七

業難苟知祖翁田地時時耘耨不致荒蕪則知我本師釋迦和尚百千萬劫捨身命財在雪山六年凍餓博得四事供養以貽兒孫吾徒日用所食粒米莖菜皆我本師之通身毛孔滴血也審此又能甘心虛度此生乎然因寫雪詩而及此者大似因漁父而得見大海波濤也公其志之天啟元年立春日

題從軍詩後

雷陽正當南極東坡題曰萬山第一所謂水窮山盡處也形家稱爲盡龍故古之忠臣義士被謫者多在於此氣使然也寇公居之未久至今父老侈談昔東

坡謫僊耳子由亦遷至而西湖遺事寇公有祠蘇公有亭山川之勝景物依然然僧來戍者昔宋之大慧徙梅陽覺範戍珠厓噫二老去余五百年矣今余蒙恩遣至此蓋亦上下千載奇事惟我聖朝僧戍者獨我始祖南洲洽禪師爲護一建文駕護罪一成祖赦之以其弟子德錄戍於此尋即放還及某二百餘年矣頃亦爲一國祝釐獲罪而至此豈無謂哉余至主於城西古寺坡公亭中士子爭談坡公如昨日及訪覺範故事則杳然矣天南風物迥異中洲四時之氣亦不與天地準如乾之純陽變而爲離離火方也

夢遊卷十八

本

萬物皆相見鬱爲炎熱咆爲文明人但見景物之鬱不見通暢之妙故於文章詞賦不能盡其造化之微余初至時遭歲厲遂於此中注楞伽經自謂深窺佛祖之奧蓋寔有資於是也向不求工於詩自從軍來此詩傳之海內智者皆以禪目之是足以徵心境混融有不自知其然者由是亦知古人之詩妙在於情真境寔耳紫垣君侯出冊命書之聊書之以供覆瓿并發一笑

題十二首臥病詩後

沙門從戎昔亦有之如大慧禪師戍梅陽冠巾說法

寂音尊者成崖州箋註楞嚴二大老以如幻三昧處患難如遊戲予少年驅鳥烏時卽知其事想見其人不意予年五十時亦遭此難蒙一恩賜謫雷陽其地蓋在二老之間自慚非其人也然恒思其風致初至戍所卽註楞伽蓋有感焉所寓之時與境未審較昔何如而以僧體慧命爲懷一念保持兢兢弗忘自謂禪道佛法不敢望二老門墻至若堅持法門孤忠耿耿實有嚼雪吞氈之志而山林故吾之思形於聲詩省真繁鴈足帛書也千秋之下讀此詩而想見予者能若予之想二老乎嗟予老矣書貽侍者廣益持此

夢遊卷十八

九

足見家範也

六詠詩跋

佛法宗旨之要不出一心由迷此心而有無常苦以苦本無常則性自空空則我本無我無我則誰當生死者此一大藏經佛祖所傳心印蓋不出此六法總之不離一心若迷此心則有生死無常之苦若悟此心則了無我無我則達性空性空則生死亦空殆非離此心外別有妙法而爲真空也從前有志向禪者多槩從心外覓玄妙于世外求真宗所以日用錯過無邊妙行將謂別有佛法殊不知吾人日用尋常應

緣行事種種皆真實佛法也但以有我無我之差故苦樂不同而聖凡亦異端在迷悟之間耳以我爲衆苦之本也明府索書禪語故錄舊作六詠詩復記其事且爲他日證此法門之左券云

書懷李公詩後

右詩十首作於乙巳長至月望明年丙午孟冬時在曹溪喜重修祖庭翻然一新禪堂乃六祖大師說法南嶽青原諸大祖師安居之所世代變遷化爲鼠壤狐窟今余力求以復舊制規模軒豁不減昔時而經營伙助則林叅軍知足居士一力以肩之也因思昔

夢遊卷十八

二十

日東海莊嚴妙麗將興法道之際而余遂嬰難放流嶺外豈意又復幻此道場以開幻衆作如幻佛事度如幻衆生耶況蒙恩詔湯網大開當初執縛之始卽今解脫之終一期周圓平等無二所謂東方入定西方起比丘身中人正定居士身中從定起是名方網三昧者非耶余今難忘李侍御公最初一念歡喜心適遂書懷李公詩以付居士以是見區區不爲險難傾奪不爲境界遷移不以殊形異趣不以去就介懷不被惡魔之所搖動者如此非夫踞忍辱地坐寂滅場者何易致此哉箇裏機緣又爲老人傳家之秘殊

非文字所能述居士其能得此乎

書山居十首跋

此詩書於入滅十日之前乃絕筆也

此詩蓋作於匡山五乳在壬子春日也侍者深光卽以此卷請書老人慵於筆硯故束之高閣及復之曹溪濱行付侍者廣攝持來藏之久矣癸亥秋九月光以書來省因督攝未完時老人以足疾舉痛且苦於應答攝乘間頻請老人因念老矣恐作未來之欠故勉強力疾書之以歸可謂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豈非婆心哉若以詩字觀之則辜恩多矣時癸亥冬十月朔日

夢遊卷十八

三

紫栢老人觀病偈跋

紫栢老人居常以無性義示人如弄丸之手觀者莫不心駭目眩此指自雪巖中峰諸大老後知者尠矣惜乎道與時違未遂振起之願此老人生平之所苦心者嗟乎哲人往矣後生晚輩安能復觀宗門之標格乎峨嶢海默禪人持觀病偈予見之不覺潸然泣數行下手澤依然寶之當作光明種子也

書范蠡論後

此論蓋予于己酉秋日舟泊珠江之游李參軍以范蠡歸湖圖請贊余因是有感而作也嘗謂古之文人

頭遂書之併識其意如此

題書法華經歌後

余少時卽知誦此歌可謂深入法華三昧者每一展卷不覺精神踴躍頓生歡喜無量往往書之以貽同道者頃來曹溪爲六祖整頓道場業將十年忘形從事百廢具舉山門改觀不意魔僧內障自壞法門顛倒狂惑構訟公府以致予羈棲郡城悠悠二載時在那歸依護法者獨黃居士二年一日朝夕無間祁寒溽暑奔走不爽毫髮予因感昔覺範禪師遣海外親知朋友身驚魚散獨胡強仲一人爲之周旋送至韶

評論古人物若三蘇之作燦然槩不及此何哉是知求知已於千載之下古人所難而期有旦暮之遇者非偶然也蠡之心固難見以予言而發之則蠡亦將瞋目矣奚有古今去來哉余謂丈夫處世抱超世之見者必不易見知于世故龍與麟舉世三尺之童皆知其爲神且瑞此約不見而爭誇之也卽旦見龍人將以爲蛇麟一出必見災於虞人又何怪哉余居曹溪之十年蓋嘗一龍一蛇矣唯不免一災時有匡人之圍者兩旬當已酉寒露降霜之候清夜興發侍者某偶於篋中檢出此素卷余乘興捉筆其論適在案

夢遊卷十八

三

陽師爲序以別之。卽今讀其文想見其爲人。今予以
流離患難之身。孑然處汚辱是非之場。有居士爲之
木舌公庭之事。了然如揭日月。此緣豈淺淺哉。今事
竣將行。予乃爲書聽誦法華經歌一首以貽之。令其
誦習以結法喜之緣。且以此紙傳之子孫。使後世亦
知乃公能與憨山老人。眉毛厮結。卽以此善根福及
子孫。世世享之。可謂不虛此會良緣矣。故併記之。

又

予放嶺外。親友疎絕。如隔天上。萬曆己酉夏日。大都
慈善寺長老義天孝公。特來相慰。于曹溪松下。一見

夢遊卷十八

圭

悲喜交集。如異世人也。憶予昔乞食長安時。過公室
明室。洗滌客塵。今在炎荒火宅。每一思之。頓入清涼
地。當茲塵土。欲求滴水。盥身心。豈易得耶。秋初。予有
事於端州。因拉公同行。登寶月臺。納涼旬月。復之五
羊。食鮮龍眼。飽食而歸。信可樂也。舟行北風。溯流艱
澁。公出此卷乞書。遂寫此歌。公還日。令諸弟子。一一
如盤陀石上之僧。誦白蓮經。以爲常課。不唯不負修
雅。則老人八千里外。猶然如在月明松下。側耳聽誦
時也。

題雪浪恩公所書千字文後

予與雪浪恩兄。生若同胞。少共筆硯。子嬾且善病。竊
慕枯禪。兄苦志向學。無論刻意教乘。卽遊心藝苑。博
問強記。食息不倦。染翰臨池。晝夜無間者。二十餘年。
及登座說法。迥邁前修。而辭翰擅場。亦稱二妙。我明
二百餘年。緇衣之駿。指不再屈。此子生平。心服而敬
事者。自愧福輕業重。至老緊携。惜兄耳順之年。竟成
千古。嗟余苟延七十。無補法門。偷生何益。子隱居南
嶽。非石禪人。携此卷來。予一見之。不覺興悲。三復長
歎。嗚呼。其人往耳。手澤如生。覩此端若。寂光覲面也。
題筆來顧寶幢居士事後

夢遊卷十八

圭

記云。金陵顧寶幢居士。名源。字清浦。少豪雋。不群。詩
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絕。然實自古法
中來。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
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
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修。因晚節
與名僧舉西方會社。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
而瞑。舉室聞蓮香。三日始歇。居士嘗手書數絕句。余
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填。如今
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香滿衣。雪
寒豪士古長飢。明珠不換黃齏。竟涕吐光爭日月輝。

鼎食何人曉夜忙。今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岬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鑱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魯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菹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投踪跡。瓦鉢依稀在手中。此焦氏筆

夢遊卷十八

三十五

乘所載也。余韶年聞寶幢居士初爲諸生時。氣甚豪宕。才情敏捷。中年一旦盡棄所習。遂長齋繡佛前。構一小樓。獨坐其上。唯小童奉香花淨水。家人女子絕不見面。親知杜絕往來。居然一深山頭陀也。每夜五更。擊大木魚。高聲念佛。居士家近市。多屠者。有一惡少年。每聞魚聲。卽起宰殺。一日遲責其妻。妻曰。道人打木魚念佛。爾聞殺牲。自不悟。乃責我耶。少年卽折刀杖。改心爲善。一時屠兒回心者。衆士曰。我抱木魚終夜打。驚回多少夢中人。予年十九。依長干西林祖翁出家。雲谷先師當代法眼也。住棲霞。與居士往來。

特密。卽乘中所云名僧者。師爲予談此事。因問居士。何如人。師云。今時龐公也。一日偶與同儕閒行。松園望見一道者。入山門。貌清古而雅甚。閒閒如孤鶴翔空。超然塵表。及近而觀之。其目不瞬。若無意於人間世也。余驚喜曰。此何人。斯若是之都也。識者曰。此寶幢居士也。余欲作禮而懼焉。乃隨而視其所之。則見其入寺殿廊之掖門。禮如來舍利塔也。余竊觀之。五體翹勤。懇倒不可名言。及觀塔殿巍峩。入雲。五色相鮮。返照回光。赭如寶錯。忽悟此境殆非人世也。而猶未知所以然。旣而余問雲谷先師。師云。此居士觀此

夢遊卷十八

三十六

作西方淨土境。將以資觀行耳。自後因先師而得入室焉。及臨終時。與先師同數名僧相對。念佛數晝夜。懸西方境于室中。余隨衆中正作佛事。時居士內人報云。蒲宅聞蓮花香。衆皆驚喜。居士恬然無異也。此筆乘所載。皆余目擊其事也。居士有子。皆諸生。素不信佛。至是乃涕泣牀前。叩首而請曰。父卽超生死。居淨土。豈不念及兒孫輩作度脫乎。何無一言相囑。居士笑曰。汝輩將謂我生耶。死耶。而獨不觀于日乎。日出于東。而沒于西。是果沒乎。果不沒乎。吾之生死。亦猶是也。拈筆書此。擲筆端然而瞑。此余所親記。乘不

及此一日偶展乘簡見此因緣遂感而更筆之且以告知言者

題南臯居士書萬法歸一卷

上佛祖原無定法與人就向衆生妄想夢中一椎打破使其因地一聲忽然夢覺兩眼睜開回視夢中境界了不可得若于不可得處措心亦是夢事由是觀之豈有一法可當情耶所以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此則名爲觀自在故云離相離名不墮諸數若喚作一則墮之又墮矣南臯居士潛符此道受用自在蓋已有年切念知音者希特拈古人此則公案往往舉

夢遊卷十八

七

似示人欲人自知落處觀者若向居士未舉以前快便薦取猶在半途若更向萬法一法上團團大似癡人面前說夢慧菴主久參居士時入方丈聞說不二法門蓋已習熟且道此則公案與維摩默然處是同是別參

題圓覺頌

鄒太史公世講陽明之學其子子胤得家傳衣鉢癸丑春謁予於五羊之青門問西來大意予令盡屏胸中宿習知見默坐七日乃爲發藥子胤一聞頓契忘言之指自信向墮光影門頭躍然而歸及余之南嶽

得乃兄子尹書來企稱子胤悟脫近不幸往矣予愴然心悲者久之及子逸老匡山越九年辛酉冬乃郎育侯寄所著圓覺頌一編予閱之是知子胤雖長逝端然未出大光明藏可謂深種般若正因矣倘天假之年其所造進未可量也惜哉

題幻予本公塔銘後

幻予本公先參本師雲谷和尚與予同條生也辛巳歲相晤於五臺見其道貌清臞弱不勝衣其心如大地有荷負衆生之力故能忘身爲人未嘗一念存我相也以善醫視病僧至割肉爲劑可知已予坐冰雪

夢遊卷十八

三八

中一日凍餓而死師急拯而生之子則以醫王頌公別來三十餘年公入滅廿二年矣向以刻藏因緣故留靈骨於雙徑之寂照丙辰冬予以達大師入塔因緣至公之上足果公亦乘此葬之予是得以爲公卜地厝骨入土噫此大奇事豈非宿緣哉讀洞觀居士爲公塔銘恍如坐金剛窟對談時也乃詩以挽之曰寒巖凍餓有誰知絕後重甦賴阿師今日五峰窺塔影恍然猶對坐談時念茲山爲東南法窟八十八代知識說法其中公何夙緣得從達大師後究竟歸寧於此愧予與公同條生不同條死安能得此一格土